

## 十、戰略戰術

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正如母子一樣，戰術依存於戰略，又隨戰略所指示的方針而行動，戰術的行動可以影響戰略的成敗，而正確的戰略卻常能給予戰術致勝的基礎。至於戰略戰術的定義，幾乎每一個兵家都有他的界說，蕭米尼說：「戰略係在地圖上作戰，對戰爭全局打算的方術；戰術係在戰場上直接指揮部隊的方術。」克勞塞維慈說：「戰術為一戰鬪間使用戰鬪力的學術，戰略為使用多數戰鬪以達到戰爭目的的學術。」毛奇說：「戰略係在地圖上運用理想，決定方針，統率全軍以行作戰的方術；戰術係在實地的戰場，指揮一部份軍隊，以行作戰的方式。」哥爾茲說：「戰略係指揮全軍之術，戰術係指揮部份軍隊之術。」這都足供我們對於戰略戰術意義的了解。以下我且來研究 國父的戰略戰術。

現在我們根據 國父的言行來研究他的戰略戰術，可以說他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是攻勢，即「戰略攻勢」，在對外的革命戰爭上所主張的是守勢，即「戰略守勢」，至於戰術則以採取攻擊為主，我且先論他的戰略。

### 一、戰略方面

國父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法，像民元以前的進攻滿清，是一種奇襲式的攻擊，亦可稱為游擊戰。（詳見本書「緒言」）民元的興師北伐，是採取戰略攻勢，民十一、十三的兩次北伐以及歷次的討賊軍事，也是採取戰略攻勢，即以精神力比敵處於優勢的革命軍（然人數武器比敵處於劣勢），作連續的進攻，求敵而殲滅之。西方兵家說：「雖說數目上的優勢，為任何企圖勝利者所不容忽視的原則，但數目較少的一方，仍有進攻並擊敗敵人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優勢之所在，或為指揮人力物力較少者之智力，或為將士用命。」（誌一）可作為 國父這個戰法的註腳。見於遺教上有：

一、民元佈告全國同胞書說：「凡我各省軍民代表同心戮力，率衆前驅，效諸葛一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神而速，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

二、民四發表討袁宣言說：「一旦義旗起呼，義動天地，當以秦隴一軍，出關北指，川楚一軍，規劃中原。閩粵旌旗橫海，合齊魯以擣京左。三軍既興，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浙以樹東南之威。犁庭掃穴，共戮國賊，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護法之役電襄陽黎聯軍總司令暨全體將領說：「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勢，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為聲援，合力並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若復東取武漢，斷敵歸路，而西南大兵，奮擊於前，更使逆軍匹馬隻輪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惡未盡，以致奸人迭出，變亂

頻仍，今茲務定正本清源之策，為一勞永逸之計。」

四、民十一討陳電覆陳護黃說：「分路進兵，以期破賊。」

五、民十三關於討陳及北伐致蔣中正先生的信，其一說：「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為我有。否則不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之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說：「江西得救，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會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於此可見 國父是採取拿破崙「分進合擊」的戰略原則。此外，他亦採取我國古代兵法所謂「先發制人」的原則，因為欲採取攻勢，其動作必須先發制人，爭取戰爭最初的勝利，由最初的勝利，而發展為整個的勝利。他說：「余倡議討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孫文學說」第六章）又見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信說：「中山先生在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發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調兵遣將，行動極稱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易，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戰略攻勢的採取，並不限於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為完成他的革命目的，亦須採取攻勢。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閃擊歐陸各國是採取攻勢，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亦是採取攻勢。因此，他們都是先發制人，施以猛烈的閃擊。於此我再要引申的，攻勢與守勢，並不是極端對立的，雖說「較強的一方恆採取攻勢，較弱的一方恆採取守勢」，但在某種情形之下，攻勢可轉為守勢，守勢也可轉為攻勢。不過在攻擊的一方未達目的而轉為守勢時，卻會給予守勢的一方以反攻機會。守勢的一方，為力求保全自己人力物力，和對方實力在攻擊中消耗之後，終獲決戰的機會，而取得最後勝利。所以我們可以說，攻勢固可以取得勝利，守勢也可以取得勝利，正如毛奇所說：攻勢是「到達目標的直路」，守勢則是「兜著很大的圈子」。

其次，關於對外抗戰的戰略， 國父基於當時的情勢是主張取守取勢的，亦即持久戰略，消耗戰略。因為敵人來侵，施行攻勢作戰，利在包圍殲滅，速戰速決，而我因軍力比敵劣勢，自然要施行守勢作戰以制之。但 國父所謂「守」，決不是絕對的「守」，永遠的「守」，是以反攻為最後目標的「守」，克勞塞維慈說：「凡自信是寡弱的，不得不先處守勢，但守勢的結果，不可歸於消極。若守者之力已漸大，則常轉變為積極目的，速把守勢棄掉，一至抵抗到相當程度，即自然須變為攻勢。所以守勢作戰是循自然之進行，必始於守勢而終於攻勢。若因最初處於守勢環境而限於一般被動的抵抗，始終不行攻勢運動，這是不合理的。若不問事態如何，始終墨守守勢，決不轉為攻勢的，那是更不合理。因為守者專靠站在原來的地位來打退敵人而不轉為攻勢的軍事行動，是和以絕對被動的守勢思想來行會戰一樣的不合道理。」 國父的主張正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勢，俾取得充分的準備，養其全鋒，俟敵疲憊，然後乘機大舉反攻。當民初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 國父主張對俄抗戰，意謂在戰略上應先採取守勢，即所謂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俟第五年練兵八百萬至千萬，然後轉為攻

勢，直抵莫斯科、聖彼德堡。詳見「錢幣革命通電」。今日我們反共抗俄，在戰略上就是採取守勢，一俟時機成熟，當轉為攻勢，反攻大陸，與諸民主國家會師莫斯科。

此外，還應特別舉出的，國父在戰略上（或用兵方略）有兩項較具體（並帶有彈性）的指示：其一是：「此後戰略宜大變更，集中全力速趨省城為上策，集中全力以撲滅麻子為中策，縮短戰線，以保勢力，而待援軍亦為一策。惟不忍捨去土地，與敵相持，分薄兵力則為下策。望兄速酌施行！」（覆陳某告戰略三種電）其二是：「競存不日動，各宜先後繼起。艦隊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門，與附近各營同時起事。並令少部隊與數小艦進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斷其交通之路。以大隊水陸並進，取香山順德握而守之，以容奇為艦隊根據，以大良為部隊大營，以甘竹勒樓黃連紫坭菜蕉門中一帶之水為防線，水陸軍握而守之，為持久計。此防布置妥當，即分兵進取虎門東莞石龍一帶為右翼，以絕彼東江之交通。然後分東西路水陸夾攻：西路取道官窰石門，水路以攻石井，東路取道廣九鐵路，進攻長州牛山各砲臺。得手進攻河南花地，與西路聯絡，而包圍佛山陳村敵軍，盡繳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戰方略之大要也。務望與艦隊同志謹識而執行之！」（「再致李綺庵指示作戰方略電」）于此亦可見國父確是一個大戰略家。

## 二、戰術方面

克勞塞維慈說：「戰爭唯一手段，無論為攻勢，為守勢，而決定戰鬪者，厥在戰術。所以一切戰略計劃，皆以戰術之成果為目的者，蓋以戰術之成果，為勝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帥說：「戰略自體不能存在，須賴戰術，始能發揮其價值。」戰術之重要，於此可見。在這裏，我們首先應知道國父關於戰術的論述：第一、關於戰術的發生：國父認為它是發生於戰鬪的事實。他說：「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鬪。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鬪，有了幾百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鬪，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爭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鬪的事實，然後才有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鬪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近來發明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的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

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理都採用它，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民權主義」第一講）

第二、關於戰術的革命：拿破崙說過：「沒有十年不變的戰術」。克勞塞維慈也說過：「沒有一成不變的戰法」。從歷史上看：戰術的變化，在專用徒手肉搏的時代，是「點的戰術」，到了用戈矛弓矢的時代，便變為「線的戰術」，再到用槍砲兵艦陸上海上的時代，又變為「平面戰術」，泊乎現代，由於飛機的出現，使空中亦變為戰場，更進化為「立體戰術」。這不過是就其大概而言。至於戰術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所變的只是解釋及其應用方法，這又是不可不如。自然 國父對於戰術的認識，不是永久不變的論者，且以受到拿翁克氏理論的影響，所以他說：「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鬪艦。現在外國的戰鬪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艦。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鬪艦為最快，戰鬪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鬪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鬪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砲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槍砲，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革命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民權主義」第五講）又說：「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軍人精神教育」）可是戰術的進化，固是跟著武器，而武器的進化又跟著什麼呢？當然是科學。他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之上的，不是政治哲理，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倍根、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民族主義」第四講）

國父認為我國在現代戰爭中，應先講戰術，他說：「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軍人精神教育」）但他卻反對囫圇吞棗，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外國的戰術，他說：

「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發。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米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達以外，至幾萬米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子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為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至開戰時，闕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噸合中國一十六擔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械，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全）惟在革命戰爭中的戰術應採取攻擊或防守呢？今日我根據追隨 國父的老同志說： 國父的戰術是以採取攻擊為主的（註二），並且我們根據他如下的電令亦可以看出來：

其一、電令許某：「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矣。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塘新街方面進攻，以速掃滅擊省城之敵（指陳炯明逆軍——浴日註）為先，然後再為第二步進取。」

其二、電令胡漢民傳令永豐艦長：「現楊總司令希閔親率滇軍由龍崗出擊淡水平山之敵，該艦長搜擊海上偷渡之敵，毋使漏網。並相機與楊總司令聯絡，協同動作。若無線電不通，著鹽運使派安北艦傳令，並助永豐擊敵。」

其三、電令虎門廖司令湘芸：「我追擊軍大破殘敵於石灘之東，現已占據福田石龍之線，殘敵向惠州潰退，虎門各部，著速出擊，以掃盪石龍南東之殘敵為要。」

於此。我們要明白的，戰術攻擊固配合戰略攻勢，亦可配合戰略守勢。但是在現代戰爭上，倘若被迫而取戰略守勢，戰術亦以防守為主，死守陣地的挨打主義，這樣，犧牲固重大，更無從戰勝敵人，勢必為敵人所迂迴包圍或中央突破，而招來全軍的覆沒。古兵法說：「以攻為守，乃自保也。以守為守，乃自斃也。」正是此意。故為擊退敵人，殲滅敵人，戰勝敵人，必須採取攻擊主義，對敵實行前攻，後攻，左攻，右攻，或襲擊，擾擊，誘擊，伏擊，截擊，側擊，尾擊，追擊，亦即放棄「以靜制動」的戰術原則，政取「以動制動」的戰術原則，方可獲勝。

又， 國父在戰術上最喜用「奇兵」（有時亦包括戰略）他說過：「用兵忌攻堅，尤貴出奇。」（「致石青陽與黃復生從速圖陝電」）這走採用我國古代兵家孫子「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民十二東江之役，電朱培德許某等指示說：「望顯丞抽一勁旅抄敵人後路為要。」電劉某指示說：「望兄能調一隊至白沙堆，一以絕敵人後路，二可保我航線，聞敵人食糧輜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

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圍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秘密」為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敵意表，博得輝煌的戰果。

此外 國父在戰術上（亦即以攻擊為主）尚有兩大貢獻如下：

一、游勇戰術：此種戰術，即現今所謂游擊戰術， 國父於進行推翻滿清時，即用此種戰術。 國父對於安南之黑旗用以抗法及南非洲杜國之農民用以抗英的游勇戰術，素有研究，當民國十一年興師北伐，駐節桂林，曾召集各軍將校講演「軍人精神教育」，謂「此種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以北方交戰，尤為相宜。」根著舉出此種戰術的五種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麤，並作如下的說明：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為然，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即在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即不啻無的放矢，祇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者，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為廢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擡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如子彈最為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為遮障，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為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為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為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尚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故隱伏亦為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問諸游勇，彼謂：「隱伏秘

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為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為安全也。」此外尚有實例可講，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餘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二一十人為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寧有幸事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尚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力，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腳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尚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為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為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謂能吃麩？游勇所恃之糧食，即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飢，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為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為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麩，則於行軍極為簡便，既免飛葛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

以上五種技能，是 國父在距今剛剛三十年前所說的。較之今日游擊戰上所用的技能，雖很簡略，仍可作為今日活躍於大陸上游擊隊之用。今日我們應加緊發展大陸上有槍或無槍的游擊隊。

二、非常戰術：這種戰術，亦稱革命戰術，係主張「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去打破敵軍十萬人。」甚至「用一個人打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本來尋常戰術，都是主張以優勢的軍隊對劣勢的軍隊，或以相等的軍隊而戰，至低限度亦不過以二對三的軍隊相戰，像兵學天才家克勞塞維慈在他戰爭論上，也是強調「兵數的優勢為戰略上第一原則」，戰略如此，戰術亦如此。其論拿破崙的作戰說：「拿破崙常以大會戰制勝，他是近代絕無僅有的名將，除一二會戰未能以多兵制敵，不得不用超絕智力而取勝之外，他都以集中較敵優勢的兵力或稍稍劣勢兵力為常法。」可見國父的戰術思想，比普通兵家的戰略戰術思想為進步，他日我們反攻大陸必須發揚 國父這一種戰略戰術思想。今日所謂「以寡擊眾」亦應作如是觀。 國父說：「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夠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為他們都是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

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謂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有二萬人，便不能說是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有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機，能夠做非常的事業，便要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成功。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用一個革命軍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文強。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爭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講詞）再說：「現在的軍隊不是革命軍，祇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二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砲彈，一經發動，便攻進水師各行臺和總督衙門，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崗。所以黃花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捨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為革命軍。假如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方又沒有三千人，只有三百人，眾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講詞）再說：「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為不得，古時的兵法，都是說：「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即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常的戰術。……辛亥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發難，城外砲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砲進城，遙攻總都衙門，敢走瑞徵，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軍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



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祇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留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智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仔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出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智識的軍人，以為用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贊成這種道理，便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是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股暉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於此可見 國父在用兵上是重質不重量的。就是說，如果我們的軍隊個個都有「為革命主義去犧牲」的攻擊精神（武器為次要條件），像這樣的革命軍，「以一當十」，自可殺敵致果。這是有戰例證，並非誇大之談，觀於上述，便可瞭然。何況革命軍對敵作戰，勝固戰，敗亦戰，從屢敗屢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倘若當我一千人與一萬的敵人相遇，或一千人與一千的敵人相遇，便心寒膽散，甚至棄械逃遁，像這樣的軍隊，根本不配作戰，更談不上參加革命的戰爭。所以我們今後在練兵上，尤其為反攻大陸，更應訓練每一個士兵都有為主義而奮鬥犧牲的「以一當十」的攻擊精神，那麼就容易取勝了。又從我們古代兵學上來看，像孫子兵法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或「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或「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果我們能夠運用這些原則，當然可以達成「非常戰術」。再從現代戰爭來看，雖說戰略以寡擊眾，戰術仍要以眾擊寡。但在戰鬪上以寡擊眾而獲勝的亦不少，要在如何運用而已。更可見「非常戰術」的正確。

德國哥爾茲將軍說：「關於戰略戰術，從事著作者，無論何人，非其所述原則中考慮本國特別事情，提供吾人以國民的戰略戰術，則不能謂之真有所貢獻於國家。」真的，中國今後的戰略戰術是不能再徒事抄襲了，必須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戰術。 國父的戰略戰術是最適用於中國革命戰爭，我們今後應加以發揚光大。

(註一) 見英國福爾區著「現代戰爭論」。

(註二) 據李仙根、趙超先生等口述。